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記

(一十)

司 馬 遷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記

(一十)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叢書

史記

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

述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

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杜

注云於語發聲也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

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

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

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

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

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

精兵擊越敗之夫椒

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湫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杜預曰上會稽山也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

吳王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范蠡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偶僞負俗文種為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以不聽子故至於

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

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與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道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人道尚謙卑以自牧

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節事者以地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章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

昭等解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

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

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寶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慚令人引衣而韜之文種曰無郢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

為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

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反間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國語云越大夫種遺

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

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

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

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楚有逢伯者是。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克可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齊音介。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

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而汝也。我父闔廬也。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夫得見乃盛以鷗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在哀。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文。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伍有二千人也。謂先慣教士四萬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故孔子君子六千人。子王所親近有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謂君子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諸御千人伐吳。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曰。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

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事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

罪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

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

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死幘音覓顧野王云大巾覆也曰吾

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

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案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

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少康之後地遠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云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

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

其邦四曰遠之好美以獎其志五曰遺之巧臣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

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

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莢執子王鼫與立

鹿野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野為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紀年云不壽立

次朱子王翁立王翁卒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紀年云

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滑矣人立子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
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顧立，無顧八年薨，是為英燭。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弑
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弟也。音其良反。王
資云：號曰無顧，蓋無顧後乃次無彊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弟也。音其良反。王

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

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

危。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陳今

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言韓魏與楚隣，令

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越合於二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

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效猶見也。於得晉者，何也？齊從不至已下。此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願魏以聚大梁

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境。田文所封之邑。郟，國之西也。常，邑名。蓋則方城之外，不

南。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郟宋胡之地。郟，徐廣

之汝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

北有故胡城是也。郟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郟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

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郟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郟縣在郟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郟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

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郟在商郟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氏以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道

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不足，以備秦。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固。襄王控霸南土，

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

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

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

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言越王知晉

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自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

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今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

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

里於中在鄂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中以至無徐廣曰

沙之西北言從曲沃於中四至漢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

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長沙復扶宮反言今越北欲鬪晉楚南復讐敵

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買於楚

也竟澤陵楚之材也劉氏曰復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耳楚之粟

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

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按紀年粵子

無疆爲無顛之後。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十

紀年不得錄也。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魏國太史公曰。素陽

人。列仙傳云。蠡徐人。魏國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鸕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

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報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

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

越王常與言。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

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

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

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國語云。乃環會

稽三百里。以爲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牛皮也。或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

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爲此天下之中。

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

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

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傳曰萬萬也天下獨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

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

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

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年

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

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糞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

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

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

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

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

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

名所以質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章昭曰錢者金幣之

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買章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

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駟案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虛

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

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

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

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

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

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

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

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

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

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

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

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

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一作主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

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疆。摘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恥。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蠶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贈思營。卒復讎寇。遂殄吳疆。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考證

越王勾踐世家。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吳越春秋作元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允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師敗於構李。○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作姑蘇。

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會稽典錄云。○典。監本訛作興。今改正。

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正義。范蠡從犬竇躡而吠之。○犬。監本訛作人。今改正。

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越絕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

大夫逢同諫曰。○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虜齊高國以歸。○臣照按。哀十一年。左傳。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是高子敗。國子見虜也。後

又云歸國子之元。想當時歿於陳耳。此兼言高子與左傳異。

乃發習流二千。索隱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卽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教士四萬人。○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吳王使公孫雄。○吳越春秋作王孫賂。國語作王孫雄。

誅太宰嚭。○臣照按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伍子胥傳亦云。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吳越春秋。誅嚭并妻子。但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左傳。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仕越。固無恙也。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臣照按熒。猶惑也。作榮者非。子王鮒與立。○左傳作適郢。吳越春秋作興夷。卽位一年卒。

商於析郢。宋胡之地。正義。郢音攤。○郢字無攤音。疑攤字之誤。

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臣照按兩漢刊誤補遺曰。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湖北。太史公所云。豈以吳伐越。嘗至會稽耶。勾踐棲於會稽。韋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是吳師入越。嘗絕江而至山陰。不止

浙江之北而已。其實入越與入郢同。雖嘗深入其國都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王仲任以爲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界址。又唐人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皆未深考之故。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攷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卷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鄭縣名。屬京

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械林。徙拾。宋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爲縣也。出地理志。封三十三歲。

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章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

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虞翻曰。王室多故。予安

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虢密縣。屬案虞翻曰。虢姬姓。東

虢也。鄆云姓。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虢之君貪而好利。仲特險皆有驕侈。又加之

以食冒是也。虢叔文。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

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於

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

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

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

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

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武王滅唐而國大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

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郟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郟，郟補丹依

二邑，鄭蔽補丹依嚙歷莘，君竟國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

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上求勿反，下戶骨反。是為武公。諱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

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武公十年，娶申侯女。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

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

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

封弟段於京。杜預曰：今榮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

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京人畔段。段出走鄆。杜預曰：鄆今鄆陵也。音烏古。鄆潰，段出奔共。預曰：今汲郡共縣也。

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疑許州臨穎縣是也。誓言曰：不至黃泉。地黃泉在地中。故

泉。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穎山。泉源出山之東谷。

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爲穎壚。故老云：是穎考叔故居。即酈元注水經所謂穎谷也。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

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

侵周地，取禾。左傳：隱二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

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杜預曰：桓公即位，周

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勝，況不禮焉。鄭不來矣。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訪許田。許田，

魯朝宿之邑，訪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各從其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

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

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左傳：作祝聃。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

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

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

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爲三，而杜預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祭

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爲三，蓋得之。

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

曰：雍氏黃帝之孫，媾姓之後，爲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

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

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堵雍糾欲

殺祭仲。賈逵曰：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婦人在室，則

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

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按：櫟音歷，卽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卽位。秋

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依左傳，禮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

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

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卽位，

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

爲君，是爲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鄭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

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

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

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

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左氏

云輒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左氏嬰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

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

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

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

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

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

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莊王頹王

王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

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踰立在接反系

本云文公徒鄭宋忠云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

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燕姑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名也曰余為

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

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

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

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左傳

傳二十四年，鄭公子士，周襄王使伯備請滑。備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備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

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

非爵祿也，故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

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

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

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既音既，左氏作瑕遂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

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僂，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

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

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

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媾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媾姓其後當有與

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

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

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賈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繒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案左傳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境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

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尙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樓車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劉音：悼公，本一作弗，一作沸，左傳作費，音扶味反。悼公元年，鄆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音公遜反。踰音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變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繻音須，鄭氏云：一作繻。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

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

子暉立。是為釐公。反左傳作髡原。釐音紆粉。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實達曰。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邱在漳南。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唐人是因服事夏商集解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

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集解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

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孫服事夏商也集解括

而堯苗胄劉累者以象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夏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

封大叔遷唐子孫於杜謂之杜伯范氏所云在周為唐杜氏也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

在絳城西北一百里唐城者以為其季世曰唐叔虞集解杜預曰唐人之

謂己天也己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集解杜預曰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

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集解賈逵曰晉主

氏有襄子曰昧為玄冥師集解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生允格臺駘集解服虔曰允

服虔曰脩宣汾洮集解賈逵曰宣猶障大澤集解服虔曰以太原集解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

味之職集解賈逵曰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集解服虔曰以太原集解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

嘉之國之汾川集解服虔曰沈妃蓐黃實守其祀集解賈逵曰四

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禁之集解服虔曰祭為營撥用幣也若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

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

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

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

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

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避弟子

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薨。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

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爲方墳。墳東北

向鄭城。杜預曰。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

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集解賈逵云。愛。惠也。杜預云。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

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集解杜預曰。威城南鐵邱。括地志云。鐵邱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

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

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集解駟案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

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

爲繻公。集解駟案年表曰。鄭立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邱。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

集解徐廣曰。在陽城。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

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集解徐廣曰。一本

爲君。是爲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

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鄆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囚叔瞻尸聘簠簡之後公室不競賁黍雖還韓哀日盛

考證

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臣照按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繁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此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乃年表又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不宜自乖異豈傳聞異辭故兩著於管耶。

友初封於鄭索隱系本云桓公居械林。○鄭康成詩譜韋昭國語註皆作咸林。

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臣照按虢鄆獻十邑事先儒多言其非實毛詩疏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鄆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又左傳疏云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鄆非獻邑也。

又集解十邑。謂號鄆鄆蔽補丹。依嘍歷莘也。○監本訛丹爲舟。訛莘爲華。今俱改正。又索隱虞翻注。皆依國語爲說。○說監本訛作記。今改正。

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臣照按十六國春秋。西燕慕容皝妻。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據此則鄭莊公生之易也。諸儒解左傳者。並不用馬遷之說。

潁谷之考叔正義。卽酈元注水經。○元監本訛作云。今改正。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春秋經。宋督殺孔父。在魯桓二年。據年表。於鄭莊爲三十四年。九月辛亥。忽出奔衛。○辛亥。左傳作丁亥。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春秋經。魯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厲公卒。○春秋經。魯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此秋字。應是夏字之訛。

子文公躒立。○左傳作捷。監本訛作躒。今改正。

冬。翟攻伐襄王。○攷左傳事在秋。

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余有丁曰。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戍鄭者。

敗秦兵於汪。○左傳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此汪疑彭衙之誤。

鄭與晉盟鄆陵。○左傳作辰陵。

孤之罪也。○之。監本訛作乏。今改正。

兵於洧上。正義與溱水合。○合。監本訛作名。今改正。

而國太叔焉。○焉。監本訛作爲。今改正。

秋。定公朝晉昭公。○左傳事在夏。

十三年。定公卒。○年表。十六年卒。

子獻公蠶立。○公羊作蠶。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臣照按左傳魯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月而卒。是年當鄭定公之八

年。距聲公五年。蓋相隔二十七年矣。應從左傳。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徐孚遠曰。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非成公少子也。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哀十七年。左傳。楚滅陳。是年於聲公爲二十三年。

共公三年。晉滅知伯。○六國年表。在共公二年。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音仲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

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徐廣曰或云

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臯狼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使馴調也並四曰乘兩曰

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盜驪驪驒綠耳獻之

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

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而徐偃王反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

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

王大破之。諺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乃賜造父以趙城。晉州趙城

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

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

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晉大

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今河

東皮氏縣

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此爲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

翟伐廬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

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系本云：成季

門原平縣也。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

趙衰爲原大夫卽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旣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

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

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麻也。穆頓

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

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旣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

膈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

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

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

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

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

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

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

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

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終說之耳。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非此年也。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案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別舒一座。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樂書畏及。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會孫周。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樂書畏及。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會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

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

諡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

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

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

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

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

安于問。章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

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藏一作籍，籍，錄也。謂當時卽記錄書之於籍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

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

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

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晉定公

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子之疾，在定公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謂衛也。晉亡之後，趙

成侯三年取衛都鄆七十三而亦不能有也。范魁地名不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

配而七世之孫。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諱吾有所見子晰也。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故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

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

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

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及智氏也簡子曰吾

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

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也。謂今時服也并二國於翟。靈王略

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

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

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

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

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

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地道記云：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四十里，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

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

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曰：午之諸

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

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服虔曰：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軍司馬籍秦此時為上

游之孫籍，荀寅范吉射與午善。駢案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籍秦此時為上

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遊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

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逝遊姓荀氏。伐

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

范臯釋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系本云：逝遊生莊子，首首

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魏簡子系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

二子奔朝歌。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按趙鞅破范中

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

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子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是以憂也。」魏圖案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願爲鄂鄂之臣，墨擊操贖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實也。荀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居戚。括地志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邱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射也。吉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訥，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界，二冢並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脫誤在。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左哀公二十年傳云：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爲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賀言曰：『好惡同。』

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子除三年之喪。服葬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

未除服。北登夏屋。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

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柄取音斗。合作料。其形方有。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樹陰令宰人各曰。一作徐廣。以料

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今笄。今笄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爲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使者亦自殺也。

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爲晉懿公。雍。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

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括地志云。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

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鬢髭

頰。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柏架。按

至于休溷諸貉。音陌。自溷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戎國。襄子再拜受三

史記 十一 趙世家第十三

三十五

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槍音七羊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

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山有番吾縣括地

志云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

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

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適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明日

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

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賜相國衣二襲

單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

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邱靈邱案地理

邱三年救魏于廩邱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

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棘蒲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

縣南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趙州十一年魏韓趙共滅

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十二年

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

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蘭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鄆。鄆濮州

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魏案地理志云：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涿澤音濁，

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齊長

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鄒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魏王二年，周

紀無此。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公封少子班於鞏，爲東周。其子武公爲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亦

阿也。今濟州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石阿蓋在石十二年，秦攻魏，少梁。魏在少梁，故

城縣南二十里。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涇。魏敗我澮，取皮牢。魏徐廣曰：取

城皮牢。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

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魏徐廣曰：在平陽。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魏徐廣曰：在馬

趙孟。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魏陸城即古厥國也。平陸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

如齊。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魏徐廣曰：襄國縣有

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地。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

檀臺。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爲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爲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爲

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魏徐廣曰：在曹州

陵也。桂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緜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

蕭侯名語 系本云。繆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

魏惠王遇於陰晉。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

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

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在常州。徐廣曰。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大陵縣亦曰陵。原有

括地志云。大陵城在井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井州孟縣西有白鹿泓。源出白鹿山。南渚蓋鹿門。在鹿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呂忱曰。耕

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在魏州前拔之。卻為魏。今趙圍之矣。黃

築長城。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

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代。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韓將。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

桑邱。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邱。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邱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

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名雍。武靈王元年。魏敗我。趙護。徐廣曰。年表。陽文君趙豹相。

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

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鄆。四年。與韓會于區鼠。蓋在

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

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邱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

及中陽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陽安邑十一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

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

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

趙莊莊一作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

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蔡母遼曰陵若之草其華紫若音條毛詩疏云若饒也

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曰陵若生下濕水命乎命乎曾無我嬴蔡母遼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

也嬴姓嬴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

我好嬴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

贏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

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音相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常山徐廣曰在

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常山徐廣曰在

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括地志云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

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絕音亡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

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趙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黃華蓋西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

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林胡也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地理志趙分晉北

有信都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清河河間。東有胡。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五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爲並趙西境也。而無

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

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通達理也。凡爲

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爲達理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

見也。謂卒也。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也。爲敵弱。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

之勳。謂起簡子襄子也。往古。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之俗。今變爲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譴累也。有獨智

之慮者。任驚民之怨。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數慢之民怨望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

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

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

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縹告公子成曰。寡人

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

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

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案

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絕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

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

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曰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

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

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

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

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氏云今

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與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

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禺之西南越及甌駱皆羊姓也世本云越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

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却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紬亦紬之別名也

女功織纈之羸拙也又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

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

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

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集解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薄水，津名薄洛。津

與齊中山同之。集解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集解徐廣曰：一云自常山

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

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集解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

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徵社

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

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

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

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集解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王

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

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

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

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集解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

士也。集解言方俗辟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

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際。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際。或宜言趙與之際。陸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際中山。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音與。陘音荆。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邱。華陽。上之關。合軍曲陽。定州。曲陽縣。四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攻取丹邱。丹邱縣也。華陽。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關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鷗之塞。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鷗一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恆山。在定州。恆陽縣北。四十里。鷗之塞。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恆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字。誤也。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唐縣志云。石邑故城。在恆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封龍。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憐。故太子欲兩。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惠文王公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今延州。膚施縣也。起靈壽。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

長子章爲代安陽君。襄縣界。地理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

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

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

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

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

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

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肥義報李兌云。必盡

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苟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

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

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即下文高信也。

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
 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
 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
 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
 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
 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
 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
 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
閉之。閉謂藏也。謂不責其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
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藏也。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
爵子也。謂生穀而食之。母遂曰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
受哺者謂之數。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
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鄭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行唐屬冀州

爲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關按汝州魯山縣古穀陽城。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

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地理志云：太

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括地志云：梗

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主死。吳姓女

之妹。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靈邱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

耳。靈邱與秦會中陽。州偃城縣南漢中陽縣也。在汾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

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

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

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

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

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

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與國趙也。秦趙今爲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

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

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河南之魏亡晉國，河北

河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沙邱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

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減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邯鄲延

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

趙有潞州及澤州之半牛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井代三州在句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

趙之澤潞則句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羊腸之

西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句注之南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

馬胡犬不東下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

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為事也而秦

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

之地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秦齊相

約欲更重稱帝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河陽向日高平也根柔一

故言廢帝也魏哀王改向日反至分徐廣曰一作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

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日反至分徐廣曰一作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

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至分徐廣曰一作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

志云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戊郭注云西陘即齊之事王宜為上倭倭猶

行而今乃抵臯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在井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

陽肥國所都也。樂平城沾縣東昔陽城也。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一名邯。括地志云伯陽故城在相州鄴縣。

西五十五里。七國。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石北平有。

相州林慮縣西南九。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

之衛東陽。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邱。取之。二

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

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音祈。傳

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及攻魏幾。按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音祈。傳

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燕周趙人為趙

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燕周趙人為趙

東北四。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

十里也。聚兵於華。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營州也。歐代地。蓋東胡叛趙。驅略代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

南。封趙豹為平陽君。魏案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蘭相如伐齊。至平邑。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

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門大城。恆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

也。括地志云：馬服山，三十二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爲質，兵乃出。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駟案：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東晉云：趙惠之甥，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徵言太后纒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

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注人。注人，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褻之衣。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按褻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則收之，成熱之義也。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其收穫矣。水通糧，秦從渭河洛軍擊韓上黨也。蠶食上乘倍戰者，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

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

秦作難，必莫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

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

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敵國使者臣勝，敵國君使勝致命，以

萬戶都三封太守。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

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人之秦不

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駟案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

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

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

長平。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

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曰：河間有

武垣縣，本屬涿郡。括地志：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趙以靈邱

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魏公子傳

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耳。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壯字誤。當作

屬趙，故攻之也。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秦本紀云：昭襄

王五十年王龔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太子死龔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而秦

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大夫名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

徐廣曰故秦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屠賊之名音輪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表在十

五年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

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驢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

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

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

鄒卿秦將而攻代燕將姓名二人皆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燕將姓名也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

乘為武襄君言樂乘功最高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率

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音亦謂與以龍

兌汾門臨樂與燕徐廣曰龍兌汾門在北新城方城有臨鄉趙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州遂

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按蓋謂龍兌也汾門括地志云易州永

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

出觸石成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北新城地也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

葛城又名西河城在蘇州高陽縣西北五十七里二十一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

將攻繁陽。取之。繁陽在相州。徐廣曰：在頓邱。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

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徐廣曰：一作脩。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徐廣曰：一作脩。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曰：武遂屬安平。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徐廣曰：泄鈞，姓名也。為之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之也。

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計而內之。

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括地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春平君

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賈。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臯三年，

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叢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徐，取饒安。徐廣曰：在

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安濟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傅抵音邱。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徐廣曰：在

外師守河梁。河梁，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饒，即饒陽故城。漢縣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魏與趙鄴

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兵未罷，秦

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潛王

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

徐廣曰：年表云：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李牧率師與

秦敗我平陽。

戰肥下。卻之。肥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上音婆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樂徐一作徐。徐廣曰北至平陰州平陰在汾也。

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其坼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

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尙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尙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

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爲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

月邯鄲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

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旣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

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彊建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囚廢

考證

趙世家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臣照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烏得謂無據乎。

居原任國政。索隱今鴈門原平縣也。○原平監本作平原。考後漢書地理志改正。

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容齋隨筆曰：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困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云：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考要曰：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更立襄公會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與此同。與索隱不符。年表亦脫曾字，與此異。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取衛都鄙。○監本訛作衛取都鄙，今改正。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徐孚遠曰：吾見子晰者，蓋言夢中見子甚明白也，不謂其人名晰。

簡子曰：奏之。○簡監本訛作節，今改正。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余有丁曰：范中行氏囚邯鄲午而作亂，其說見下。此先言之誤。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集解徐廣曰：一作雒。○臣照按徐孚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料擊之也。徐廣曰：一作雒，則以雒爲宰人名也。今按徐廣說是，蓋以料擊殺代王者，猶寘劍魚中之類。代王既死，其從官之被殺，固不必問其用何器矣。寧有令庖人盡持料以爲戰具之理耶？

唯高共集解。徐廣曰：一作赫。○韓非子及淮南人間訓作高赫。呂氏春秋作高赦。

敗齊于靈邱。集解地理志曰：代郡有靈邱縣。○余有丁曰：此靈邱齊地，非代郡之靈邱。命乎命乎，曾無我嬴。○列女傳作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嬴。嬴。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按年表在十九年。

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戰國策作窮有辭讓之節。

禹袒裸國。○按戰國策云：禹袒入裸國。

王縲。○戰國策作王孫縲。

兄弟之通義也。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戰國策作先王。

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集解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按秦藩本此下有正義按安平縣屬定州也。共八字。

仇液之韓。○戰國策作仇赫。

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卮林曰。子長既云是爲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爲孟姚無疑。不得以爲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歷代帝王妃后諡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諡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徽稱。歷考古今。未聞斯典。

主父死。惠文王立。○徐孚遠曰。主父已傳位於子。此云惠文王立。誤也。

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戰國策作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以趙王爲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徐孚遠曰。此注不明。蓋言齊之所以見惡於天下者。以其服事趙也。故下云。齊倍約而殉王之患。爲齊解於趙語。

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豎分先俞於趙。○戰國策作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臣照按說苑桀臣有左師觸龍荀子議兵篇微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斷於軍觸龍古有是名戰國策作觸讐并下言字作一字蓋誤也。

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束皙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束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卮林曰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尙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矣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卽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微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

有城市邑十七○戰國策作七十。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按年表阬卒在六年虜卿秦樂間○徐孚遠曰樂間以諫燕王不聽自歸趙非戰敗被虜也。

秦召春平君○戰國策作春平侯。

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戰國策平都下有侯字。

吾聞馮王孫曰。○馮唐傳云。唐子遂字王孫與余善。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

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執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左傳武子名甯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

忠曰霍地名今河東翼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生魏絳魏絳事晉悼是也霍晉州霍邑縣漢魏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魏絳事晉悼

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左傳云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

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夏縣安邑在絳州魏絳卒諡爲昭子魯廣

曰世本曰莊子魏系本錯也居生魏嬴嬴生魏獻子茶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

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

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簡子趙鞅文子其

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他本亦

作侈蓋侈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

侈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

桓子系本云襄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荀瑤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

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系本桓子生文侯

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之子桓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

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

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

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擇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雒陰，水名，在雒水之南。陽郭，在魏州。

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陽狐，在魏州。

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轡。轡，音乙耕。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

過先臥反。文侯軾干木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

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關，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欲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

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折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李克

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璜，徐廣曰：二子何如？李克對曰：

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

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

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

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在石州。趙之西北。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汝州。今

山縣。武侯卒。紀年云：武子罃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音仲爭為太子。

公孫順自宋入趙，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自趙入韓，謂韓懿

侯曰：哀侯之子，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挾上

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

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

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

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

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此蓋古人之言。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

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親以和。魏州魏城縣古之觀國。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

滅五年，與韓會宅陽城。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六年，伐取宋

儀臺。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

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

衛宋鄭君來朝。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

鄭。紀年：魯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

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

贖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鄆濱洛北達銀

州至勝州。周陽縣爲塞也。固陽有連山。二十一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水源出涿州。武安縣三門山也。漳二

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魏文侯

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三十年。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

相魏。其中山後。又爲趙所滅。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

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括地志云。故圍城有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

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破齊并至莒地。則齊上盡矣。則富不過有

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

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

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入反。冀功勳者衆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

因欲遠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按紀年云。二十

韓馬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齊威王卒。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

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

韓。趙以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爲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

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太子申。大破魏軍。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

擊魏魏戰困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

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齊共伐我十月邯鄲伐我北鄆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

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儀案徐廣曰今浚

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儀案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

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

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

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

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

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子襄王立本蓋王

名嗣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

五千于雕陰縣在邠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北百步古隸城中東北隅周同姓

也曲沃有城在陝縣西南三子秦河西之地魏河北之地燕入秦也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穎川

應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放應城故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

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

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

郡地也。按丹郵延綬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漢秦降我蒲陽。關州關

洛至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降我蒲陽。關州關

川縣蒲邑。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

故城是也。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晉曲沃邑。平周。在汾州介休縣西五十里也。十六年，

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

六年卒，哀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案古史，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魏襄王

也。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

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年甚明，蓋無足疑，然則

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二王之年。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楚趙韓魏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

津。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樽里子伐取我曲沃。樽里子，秦昭王弟，走犀首岸

門。岸頭亭也。類陰有岸亭。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

子。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年。紀年云：八

衛君思之，如耳見衛君。大夫姓名也。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

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關，與故城在潞州及

儀州，若斷羊腸，拔闕與，北連恆。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

秦，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衛。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

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釋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章爲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昭魚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太子即魏王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阪。陽晉封陵。紀年作晉陽封谷。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四三十五里。表云。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子我蒲阪。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魏章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陽。晉陽。卽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子我蒲阪。十八年。與秦伐楚。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魏章魏哀王卒。紀年。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也。子昭王立。本昭王絕。一日。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本昭王

名
遵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
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潛王爲東帝。月餘。
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曲陽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之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
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潛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即王城也。今河南郡
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
卒。子安釐王立。傳王名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
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
用梟也。博頭有刻爲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鄆丘。今爲宋公縣。鄆丘。漢與爲新鄆。章帝封股後。更名宋也。秦昭王謂
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執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執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
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

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王之料天下過

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

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壺山，山海經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壅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潰乘高四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

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

以灌安邑。正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絳水可以灌平陽。正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

注縣積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爲奇觀矣。按引此灌平陽城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

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

必勿易也。正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

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

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

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

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正與謂許與，爲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

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尙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

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騎音奇。禮云：中屋限危，蓋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

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

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

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

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

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

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戰國策亦作鄭，俗本或作鄭非。王以

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

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闕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

相攻闕與，而趙者破秦軍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行三千里，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從

襄斜入梁州，卽東南至申，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鄖縣。冥

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而攻冥阨之塞。音音，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

阨卽此山也。上有故石城，水經注云：或言在鄖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攻亦作致，戰國策見秦又不爲也。若

道河外倍大梁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右蔡左召陵州北七十里都陵故城亦在豫州郟城縣

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

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

有茅亭茅亭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邢丘徐廣曰

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邢丘曰在平臯

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之臯地也城垝津以臨河內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字垝津

作廷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

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亦作汲汲及汲皆縣名俱屬河內有

鄭地徐廣曰成得垣雍雍於用反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卷縣理或

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決葵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

雍城從葵澤決溝歷雍灌大梁城也括地志云隔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

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非也秦之欲誅之久

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里舞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

之聲使去聲隨安陵氏而亡之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昌故城是也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

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

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所滅三癘背晉其地屬韓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

從林鄉軍在宛縣非也。林鄉在宛縣。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棠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說也。其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

田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朝曰都，並魏壺邑名。文臺壺名。列士傳曰：隱

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圉，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效。即宋州楚丘縣。衛文公

郡之秦兵歷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鄆州屬

河外河內。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一作百。名都數百。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

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

日者從之不成也。從音。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孝反謂韓被

秦之兵撓，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議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

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

約，趙挾韓之質。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效猶致也。謂此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以存韓而魏以求地，韓必效之。勝於與秦伐韓，又與

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州共城縣。寧懷州脩武縣。本殷之寧

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故曰脩武。使道安成。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

今魏開通共寧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

史記 十一 魏世家第十四 七十三

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

公子無忌奪晉鄙兵地，故名魏德城。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

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

「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三十二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

生景愨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徒、野、王。

從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

徐廣曰：十二年，獻城於秦。括地志云：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

秦王覺之，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

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

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諱周云：以子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知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亡。況秦虎狼乎。

案隱逃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爲姓。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昌。世載忠正。楊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彊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卯旣無功。卯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考證

魏世家。生武子。索隱代亦不同。○同。監本訛作周。今改正。

生魏侈。索隱。魏曼多是也。○多。監本訛作侈。今改正。

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臣照按威字下疑脫烈字。

築雒陰合陽。○六國年表。雒陰作雒陽。紀年作汾陰。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六國年表在十八年。此入二十五年。

今所置非成則璜。○說苑臣術篇。作季成子翟觸。又作公孫季成翟黃。韓詩外傳亦作翟黃。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說苑臣術篇。作貴視其所

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

臣進屈侯鮒。○說苑鮒作附。

齊伐取我襄陵。○六國年表。襄陵作襄陽。

公子朔爲亂。○趙世家六國年表。俱作公子朝。

戰於濁澤。○趙世家及年表。俱作涿澤。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六國年表。敗懷是元年事。敗馬陵是二年事。

虜我將公孫痤。○商君傳作公叔座。

是歲惠王卒。○困學紀聞曰。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朱子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秦本紀。惠文君七年。敗龍賈。八年。魏納河西地。是兩年事。此併入一年。

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太子卽襄王也。○臣照按。余有丁曰。戰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今按。襄王乃哀王之父。豈得謂太子卽襄王乎。當是昭王無疑。司馬貞未必誤。至于此。乃傳寫之襲謬也。

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臣照按。秦紀云。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蓋合韓魏之兵。共斬首二十四萬耳。魏韓兩世家各言二十四萬。蓋失實矣。

芒卯以詐重。○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卯以智詐見重于魏。共九字。

二年又拔我三城。○六國年表作秦拔我兩城。

蘇代謂魏王曰。○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不滿者三版。○湛一本作浸。

此亦王之天時已。○天時國策作大時。

卷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曰韓武

子。按左氏傳云。邾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

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

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

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

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

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名馬鞍城。在濟州平陰縣十里。獲

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

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尙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

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晉

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

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系本作

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

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

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

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

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系本。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戰國

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紀年無文。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

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靈丘。蔚州

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

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

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爲韓山堅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馬陵。在魏州元

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

鄭州也在九年魏敗我澮澮古外反在澮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年宋取我黃池曰在平丘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南鞏縣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

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姬亦作圮並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曰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

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

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衰耗而作奢侈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子宣惠王立月則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

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說則韓徵小國按此則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是韓將不

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

川鄆陵縣音於乾反今許州鄆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申差長社有濁澤

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

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相國名修

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

二之計也一謂名都也二謂使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國策作敵亦同將西購於秦戰國策

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

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

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

楚，必不為鴈行以來。言韓以楚必救己，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

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

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

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徇從死也。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

行。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

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

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

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穎陰有岸亭。」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

武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報王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

丹陽。故楚都，在今均州也。左傳：「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

死。報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括地志：「宜陽，故韓城。」

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

秦而歸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徐廣曰與秦會十一年秦伐我取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慳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

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爭為太子時蟣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

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括

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左傳云

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

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考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

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

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圖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

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復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

之三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

田藍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鄠或出雍州東南歷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

合矣徐廣曰始不合於南鄭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楚威王攻

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猶俗云張到

然戰國策作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

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音楚陰知秦不為公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

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乃塞南河四關守之。韓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戰，國策謂之昭不能救三川。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戰，國策謂之昭也。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得秦官之印，應收即取之義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之計雖惡，烏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於是楚解雍氏圍之。乃下師於穀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云楚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卻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太后弟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以別人為質，以替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倒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以別人為質，以替蟣虱也。蘇代為楚王聽，入質子於韓。韓楚不聽，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則公叔伯嬰于僞反下同。楚王聽，入質子於韓。韓楚不聽，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則公叔伯嬰

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令芊戎教秦於楚，索韓。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以圍楚，楚必辱重芊戎以求。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代數計皆不成。故

秦救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代數計皆不成。故

秦救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代數計皆不成。故

韓竟立咎。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蘇代爲韓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

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

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宛於元反。宛。鄆州縣也。時屬韓也。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武遂。皆宜陽近地。十年。秦敗我師

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戡

韓將姓名。救魏。爲秦所敗。戡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華陽。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華陽山名。在

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筮。戰國策作田茶。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

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爾。穰侯曰。君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

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陘音刑。秦拔陘城於

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太行山。在懷州河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

趙上黨。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古地名。在今洛州

陽城四三十七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

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

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困小。春決無語。後衛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晉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景。趙。據。侯。惠。文。僭。主。秦。敗。俞。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考證

韓世家曰。韓武子。索隱。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臣照按。傳稱叔向謂宣子有樂武子之貧。以爲能其德矣。其云修武子之德者。自謂樂懷子耳。索隱誤。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系本云。萬生。賅伯。賅伯生定伯。簡生與。與生。獻子。厥。○考左傳正義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與此所引不同。

韓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吳師道戰國策補注曰。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躒。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夫哀侯既弑。其子懿侯卽立。許異將誰相哉。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威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哀侯。解者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君山山。堅卽韓嚴也。君山卽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通鑑書嚴

遂弑哀侯。綱目書嚴遂下註哀侯。以韓廙爲相。而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王卽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徐孚遠曰。蓋以昭侯首尾二十六年。中間特云殺悼公。故曰不知悼公何君也。蓋史誤。

十一年。君號爲王。○按楚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楚懷之六年。是年於韓爲十年。此作十一年。

公子蟻虱。○戰國策作幾瑟。

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兵於南鄭矣。

司馬庚三反於郢。集解徐廣曰。一作唐。○戰國策作司馬康。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爲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卽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諡。今此云厲。

公倦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

杜預云。姜姓。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滑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殺。厲公者。陳文

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

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

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

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

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

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系本作夷。孟思蓋碑

是名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按史此文敬仲

夷字也。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孟。孟克。孟昌。改反。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

之大夫。變造作亂於晉。來奔齊。記多作暹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

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音儻。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

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音儻。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棗中棗音託棗中謂皮棗之中置坐中央發棗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

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如字又苦溢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

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言姬

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也御官也鞅名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

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齊系家云子我夕賈遠云即監止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

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

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

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

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

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

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

是田常立簡公弟鷲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

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

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

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

海郡也。至琅邪。登沂密等州皆自爲田常封邑也。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

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鮑昱云。薛成子有數

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恆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田常卒。子襄

修。盤故能自保。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急。雖子七十。祇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也。田常卒。子襄

子盤代立。盤音許。既反。系本作班。相齊。常諡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

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本名伯田。

莊子相齊。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

魯。葛及安陵。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明年。

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

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述之。田太公相齊。宣

滅祗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刻。卽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田太公相齊。宣

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

母丘。音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爾。括地志云。故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

反。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

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平陸

縣也。兗州。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徐廣蓋依年表爲說。而不省此上

註並 謀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

年田侯刺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

齊桓公召大臣而謀之。雖在宣王二年，有孺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附又南梁

所取各異。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

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

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

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桓公卒。

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

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三年，三晉滅晉後

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云：魯陽關故晉伐我，至博陵。在濟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

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甄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

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

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

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

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騶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春秋

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攬之深。持也。攬音已足反。醜之愉者。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

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

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

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

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得全。謂人臣事君

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猗膏棘軸。所

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一作乾。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縛。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析幹，則析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槩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曠音呼。緣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疎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

五音。騶，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

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齊穆下先生喜議

政事，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爲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

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去，騶忌

之禮勝，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向千將莫耶者，實其立斷也，所以向騶忌者，爲其立

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毫能擊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葦年，封以下邳，號

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

韓嬰詩外傳，以爲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

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

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宋魯之比。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

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

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

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驕忌子曰。

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

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襄陵故城在兗州鄆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其後成侯驕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孫閱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

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

兵擊魏。大敗之。桂陵。在威王二十六年。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

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三十

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

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

求成侯。不勝而奔。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辭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爲得。卽與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

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

於南梁。晉太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

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

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紀年或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早

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孫子曰孫臏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

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

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嬰一作盼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在宣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

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徐廣曰表云三七年與魏王會平阿

南。沛郡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以梁

文當齊宣王時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

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髡齊之田駢。白眠反

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慎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環淵。楚人孟子傳

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接子。接子二篇在道家流慎到。文志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淵。環淵著書上下

也。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別錄曰齊有稷

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

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爾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

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本名途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葵。三年封田嬰

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敗屈丐蘇代謂田

軫曰臣願有調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徐廣曰韓煮棗將拔徐廣曰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

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逐謂交臂而事

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

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

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

兵乘屈丐之弊風丐楚將爲秦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三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

韓氏地謂陳軫公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張設也言秦王韓氏之兵不用而

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寤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

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

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代謂陳

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資於秦韓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

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貴之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此其善於公

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二十四年秦

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子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

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都賦註曰：齊

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

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

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

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世家云：宋王

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

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

驪案：陽地，濮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阿，東阿也。爾時有淮北，楚之東國危。北徐泗

也。東國，謂下相。僅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

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

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

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燕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

齊，

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合

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戰國策作結軼。伏式

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

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温。懷州有温城。齊南割楚之

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

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卻。燕將樂毅

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

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淖音音。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

分齊之侵地。鹵器。鹵音掠。齊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敷。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敷女奇

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

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

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

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十四年，

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

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

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

楚為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

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

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

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

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

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縣，今衛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

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

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

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

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釋）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柏間也。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釋）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犇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釋）比如字，又類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犇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焉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疆，和始擅命，威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柏蒼蒼。

考證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顧炎武曰：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子太公和立，索隱：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徐孚遠曰：莊生在齊宣王時，豈得逆數王建以爲十二代。蓋總言田氏擅齊之數。

騶忌曰：○徐孚遠曰：騶忌始以鼓琴干成王，不宜在桓公已與廷議，且其事與下文所載亦相類。段干朋曰：○此與下文救趙之事，戰國策皆作段干綸，春秋後語作段干萌。

孫子曰。○戰國策以爲田臣思之言。

孫子爲帥。○帥一本作師。

夫約鈞然。○臣照按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疑鈞字卽約字之訛。而又重出耳。去鈞然二字。文義自明。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集解。徐廣曰。按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臣照按樂毅傳。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躡秦以伐齊之利。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焉得云無楚伐齊事也。

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臣照按古字簡少。詳佯祥三字通爲詳。此詳字作祥解。

